

f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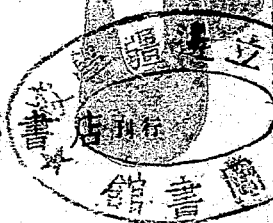
341117

香港書局

(9) 洗 羣 作

15
17
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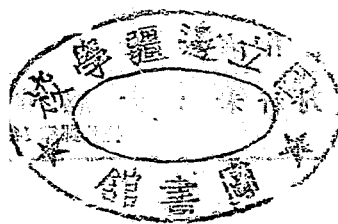
藝 六



$$\begin{array}{r} 4814\frac{1}{2} \\ 3417 \end{array}$$
 4565

港 葦 煙

洗 葦 作



桂林 六藝書店 刊行

烟 葦 港

舞台圖



第一幕下

第二幕第一場



第三幕第二場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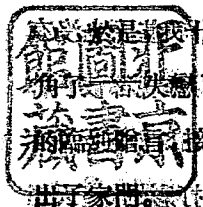
序

從小由於我的倔強的性格，無論族人也好，老師也好，誰都不喜歡我。由於我愛好戲劇的「怪嗜好」，無論族人也好，老師也好，誰都背後罵我一聲：「這小子，沒出過氣了」。

某某「怪嗜好」，是我童年時的小情人珍說的。當我們正相互地加增情誼的那些時候，我們之間的矛盾，也同速度地在加增。因為我的熱情，除了向她方面加增，同時還向戲劇方面加增；這是與她對於我的希望，完全相反的。

她常常給我些暗示——文人都是窮光蛋，尤其是「戲子」，做官多好啊！比方我的姐夫。……

我也常常給她些暗示——做官多不好啊！比方你的姐夫。……



於是，我十八歲那年，就開始扮演「人生悲劇」的主角了。我提著一口小皮箱，含著淚，聽了媽媽接過爸爸顫動著手遞給我的旅費，悄悄地走出家門。

(南)

四

是桃花亂放的春天，我在陌生的長沙城裏沒有目的地住着。除了一個不十分投機的朋友整天給我一些「爲人之道」的教訓聽，我見不着一個親人，聽不到半點熟悉的聲音。窗外亂放的桃花，勾起我懷鄉的愁思；對門「開吊」的小「嗷嗷」的哀鳴，加深我想念親人的心情。我，常常倚着小窗，遙望着欲雨的天空嘆息，流淚。

只有爸爸和媽媽同情我，了解我，他倆拒絕了朋友約我去參加××總隊受訓的建議；答應了我決定參加某旅行劇團的請求。

十八歲那年的夏初，我興奮地隨着這個旅行劇團，由長沙輾轉到了四川。這是我參加「職業的」戲劇活動的開始。

在這個團體裏，幹了一年。最初，我是懷着滿腔熱望的；我以爲在這個團體裏邊，可以學習到不少本領，可以發展我藏在心底數年的抱負了。

不幸得很，除了打牌，胡調，一年當中我甚麼也沒有學會，每天都被「肉色」「肉香」包圍着，每晚都被「牌聲」「錢聲」包圍着。迷戀了多年的舞台，在我心裏突然失去了地位。整天紅腫着眼睛，整天沒精打彩的，整天想

着女人，想着牌。……

媽媽來信了，她說：

「……親戚們都在諷刺我，說把一個好好的孩子送去當『戲子』！他們說，假使再不把他弄回來，我們就跟你們斷絕來往；說不定還要把他趕出宗族。孩子，媽忍受着他們的諷刺，媽不怕他們的恐嚇；因為我的孩子正在爲着他的理想作艱苦的奮鬥，總有一天，他會含着成功的微笑回到我身邊來的，總有一天，他會把一個偉大成就送給媽媽去答覆人們的諷刺，恐嚇的。……

「孩子，記住媽的話，好好地保重身體，不要太苦了！你會成功的！只要你的身健康，你一定會成功地走向媽媽身邊的！……」

讀畢信，我彷彿像一個臨陣脫逃被囚禁的兵看到後方寄到的慰勞信一樣。可恥啊，我這沒出息的小子！

十九歲那年的夏天，我掙斷了醜惡的枷鎖，回家了。

爸爸慈祥地笑着問我一年來的成績。媽媽含着淚關心我的健康。我仰望着這一對老人的臉，我心在發慌，滿

身在發抖，我流出懺悔的淚來。

媽媽說：「爸，別跟他多說話，他路上辛苦了。」

爸爸說：「昨天我還跟他們辯論，我說：前幾年，孩子幹革命工作——開會，演講，發傳單，你們說他是『反叛』；如今，孩子去幹戲劇工作了，你們又說他是『下流戲子』。其實，我覺得他都是對的，戲劇工作該幹的，革命工作更該幹的，他一定會成功的，因為他肯幹，他年青，他比你們有出息！……可不是，孩子不是成功地回來了嗎……？」

我除了羞愧，能說出什麼來？……

從這時起，我總記得爸爸說的：戲劇工作該幹，革命工作更該幹！……他年青，他肯幹……。

從這時起，我暗暗地立下了志願：我永遠年青，我永遠肯幹，我永遠幹戲劇工作，我永遠幹革命工作！……

從這時起，我開始幹我該幹的工作了，我完全清醒了！

由於爸爸媽媽的啓示，我走上了「幹」的道路。由於「幹」，我碰了不少壁，吃過不少虧，因此，我認清了許多從未認清過的事，發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「奇蹟」！

因此，我才知道：世界上有很多跟我的爸爸媽媽一樣的好人，而那些好人正在遭受着比我爸爸媽媽所遭受的更過份的磨折和摧殘。

因此，我才知道：世界上還有很多跟那個旅行劇團一樣的污濁的環境，還有很多比我的族人更殘暴的壞人。

於是，我開始愛那些跟我的爸爸媽媽一樣的可憐的好人了。我開始憎恨那些比我的族人還壞些的壞人了。

於是，我決定：為那些可憐的好人而工作了！

當日本——這最壞的鄰人，跟我們進行肉搏的開始，我正在一個機關裏擔任戲劇宣傳方面的行政工作。由於現實的不斷地刺激，我感到坐在辦公廳裏應付一點點例行公事，不是我的本份。經過好些不必要的交涉手續，我離開了那個機關，把我的「發蒙」劇團（友聯劇團）恢復起來了。這時候，我又忍受了很多方面的諷刺（他們覺得我不在機關裏任職，跑去幹一文錢沒有的劇團，這是「瘋子」行為）。我不聽任何人的「好意」地勸告，帶着團體跑下鄉去。

三個月的鄉下工作，把我們僅有的一點錢用光了。在想盡了方法也不可能工作下去的情境之下，我們只好借了一點路費，跑回武昌。

回武昌後，住在我家裏。我着急，我爸爸着急，我媽媽也着急。

「借一點錢，在武昌工作吧！」！這是最後的一條路，這是我們着急了好些日子的結論。

這該說是去年了——去年四月下旬，我們在武昌公演了「復活」，「菱姑」，「反正」這三個小戲。

「四二九」是中國大勝日本空軍的日子。我們的公演，就是卅日那天開始。

武漢的同胞們，滿腹歡欣地來參觀我們的戲；爸爸媽媽笑吟吟地來參觀我們的戲，我們——這羣年青的小伙子，也都笑吟吟地在賣力工作。啊！這揚眉吐氣的日子啊！我永遠不會忘掉的。

公演進行了四天。每晚爸爸媽媽都買了兩張三角的「高價」（最高票價）票入場參觀。晚上，家裏預備好了「稀飯」和「熱油條」，大夥兒忘了疲倦，高談闊論地。爸爸媽媽臉上總堆滿了笑，總在瞅着我的臉笑。

六月，我們又在武昌舉行第二次公演。這次公演的節目是「戰爭與和平」，炸藥，「煙草港」。

「煙草港」是我一個通夜趕起的作品。一方面由於友聯同志們的督促，另一方面由於爸爸鼓勵——爸爸看過第一次公演以後，一天晚上，他對我說：

「『復活』，『菱姑』，『反正』這三個劇本都寫得好，可是我覺得你還應該多找些更「大衆底」材料寫。而且爲了適應當前的需要，你應該多寫些劇本。……」

我答應他了，我說：

「我一定遵照你的意思做。」

第二次公演的前十天，友聯的同志決定要我寫一個戲，而且必須次日交卷。

接到通知，我當晚就動手。「煙草港」的材料是二月間收集的，因爲大綱早就做好了，寫起來比較省事。次日，小麻雀剛在屋簷上跳叫着的時候，我的初稿就完成了。——這時是一幕兩景。

第二次公演，是六月十三日，不幸得很，恰值官廳佈告疏散人口。這次公演我們總共賠了幾百塊錢，弄得「債台高築」。

後來，友聯改編成總政治部的演劇隊了。

八月初，武昌的街市上已經行人稀少了。我的爸爸媽媽還在武昌住着，我堅勸他們離開武昌；我告訴他們，不乘早疏散，將來連交通工具也會找不到的。爸爸媽媽聽了我的話，一聲也沒響，只悠長地嘆了一口氣。

我明白了：他們走不了，他們沒有錢。……我記起媽媽前些日子告訴過我的話了——

「孩子，你應該好好地幹，不要辜負了我們對於你的希望！……爸爸媽媽不能幫助你甚麼，爸爸媽媽對不起你……媽媽惟一的產業——一支小金鐲，已經爲了你去南京時做旅費換掉了。……現在，我是甚麼也沒有了，從前還靠你爸爸教幾點鐘課維持生活；現在爸爸的鐘點也沒有了！……」

望着爸爸媽媽的滿佈着皺紋的臉，我心酸，可是不敢哭出聲來，怕更增加他們的難受。

經過一個星期的奔跑，想出了一個辦法，就是托一位在省政府幹事的親戚帶着他們坐差船走。

十四日，我們奉命集中到總政治部受訓。晚上，我穿

上頭一遭上身的軍裝，走到爸爸媽媽身邊告辭。爸爸緊握着我的手，媽媽撫着穿上了軍裝的孩子底肩。我們互望着，誰也說不出話來。

「祖父在日說過：叫我讀陸軍大學的。……」我突然說出這麼一句話。爸爸把我的手握得更緊；媽媽流出淚來。

「孩子，我們甚麼時候才能見面呢？」媽問。

「打勝仗以後。」我說。

「孩子，保重身體！」媽抽咽着說。

「不要想家，我們會好好地活着等你回來的！」爸爸說。

我們——爸爸，媽媽和他們的孩子，分別了；各自走上流浪的——也可以說是戰鬥的道路。

後來，我們出發到戰區了，爸爸媽媽的消息就不知道了。

在屯溪爲了交涉事，困在旅館裏十來天。一天晚上，我突然想起爸爸媽媽來了。想哭，又怕同房的W君聽見了傳爲笑柄。順手翻着小皮箱，拿出些殘稿來看，想藉此改

換心情。

偶然找出「煙葦港」原來的大綱來，這大綱引起我的注意——我想起爸爸，曾經說過的：

「『煙葦港』劇中缺少描寫漁民生活的地方，這是一個缺點。」

於是按照原來的計劃（大綱上本來是計劃寫兩幕三景的）連夜動手添寫一幕，加在原劇的前邊，當做第一幕。這第一幕的添寫，可以算是我的既定計劃的完成，也可以算做紀念遙隔天涯的雙親的禮物。

「煙葦港」的上演效果相當的好，一方面是因為它通俗，輕鬆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在第一幕不用普通燈光，只用幾十個燈籠來組成各種畫面——用燈籠來配合天幕上的一彎殘月幾點疏星，這種畫面是相當新鮮，有趣的。

在休甯住了將近一個月，突然收到朋友轉來的一封信。信是媽媽寫的；信上說：

「……我們嘗盡千辛萬苦，翻山越嶺地到××鄉下了。帶我們同走的親戚是在宜昌分手的。正當我們無計可施時，偶然爸爸遇見一位老友，約他到××聯中擔任幾點鐘課；因此，我們才跑到此地來。路上吃了不少苦，爸

爸病了，醫生也請不起，那位老朋友借了十塊錢給我們維持伙食，爸爸不肯拿這個錢請醫生。我，雖然沒有病，可是上了年紀，做不動事。沒錢，請不起用人，做不動，也只好做——自己燒飯，洗衣服，看護病人。……」

這封信，是逼我出版「煙草港」的惟一的原因。我不能明知道我的爸爸病了，不去管他。我不能明知道媽媽在等候着我的接濟——雖然她信上沒有說，我忍心不理。因此，我把不像樣的「煙草港」拿出來換錢了。我知道有人會笑我，看不起我的；可是誰忍心望着自己的爸爸媽媽被窮困逼死呀！

前天，我又收到一封家信，這還是媽媽寫的；她說：

「……爸爸的病已經大體好了。病了一個月，人更老多了！……他已經到聯中上課了，每天至少三小時，有時二連上四小時的課。孩子，我望着他那疲倦了的蒼老的背影心裏禁不住發酸。我想不讓他幹了；可是，那裏能夠呢？……」

「他常問你的近況。聽說你努力寫作，他很高興，常常笑着對我說：『如何？我們的孩子，一定有出息的！……』」

「他懶得寫信，叫我寫信時告訴你：『不要想家，我們會好好地活着等你回來的！』」

「他要你把新近出的刊物寄一點給他；尤其是你寫的。」

「附來的一首詩，是他上星期寫的；給你看看。……」

我流着淚，含着笑，唸着爸爸的詩——

「有子無心望克家，奮身衛國便堪嘉。前方好自宣勤力，靜盼佳音慰阿爸。」

我永遠記得爸爸媽媽的話！我永遠愛我的爸爸媽媽和跟我的爸爸媽媽一樣的那些可憐的好人！我永遠憎恨那些比我的族人還壞些的壞人！

因此眼前我惟一的任務是盡全力來趕走——日本——這最壞的鄰人；好讓我回到爸爸媽媽身邊，好讓許多跟我爸爸媽媽一樣的可憐的好人的孩子們，回到他的爸爸媽媽身邊。

爸爸媽媽，我的愛好戲劇的「怪嗜好」，是你倆鼓勵

我保留的 堅定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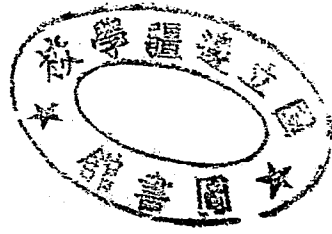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我的倔强的性格呢？

我還是那樣的倔强呀：……

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，上饒。

內 容

序	I
烟葦港	1
漁民歌 (插曲之一)	65
小禿子 (插曲之二)	66
煙葦港 (主題歌)	67
後記	68



煙 葦 港

——兩幕三景——

時：廿×年

地：東海烟葦港

人：李桂英

王 四

孫老么

混江龍李七爺

漁民甲

漁民乙

小海怪

開海蛟田八爺

漁婦

金花兒姑娘

小禿子

鎮八方余老大

周先生

日本軍官

日本兵若干

漁民若干

第一幕

景：靠近海邊，右前角露出半邊孫老公的屋。正面一道矮堤。看不見海，可是能聽見海水的聲音。

幕開——

（一彎殘月，幾點疏星，襯着深灰色的天床。右前角矮櫬上坐着李桂英。地下放着一盞油燈，她埋頭在那裏織補魚網。一點聲響也沒有，雖然海水偶而衝激堤岸，却也掩不了這美麗的寂靜。

（好一會，遠處傳來腳步聲。漸漸地，左邊露出一條人影。）

桂（微抬頭）誰？

王是我。

桂王四哥？

王對了。

桂好早哇！

王老么還沒有起來？

桂沒呢。他昨晚喝酒來着，夜深才回來。

王 你還在補魚網？

桂 昨晚沒空閒，老么喝多了酒，吐了。我照料他躺下了才動手。

王 還有多少？

桂 這就快完事了。（走到門口）老么，天不早了，快起來！

么 （在內）誰來了？

王 是我。快起來，老么，趕去撈上幾網。

么 （在內聲）「早打魚，晚打魚，打魚的漢子真辛苦……」啊——啊。（打着呵欠出來）四哥好早哇！

王 不早哪。一會兒，大隊就來了。

么 啊——啊。昨晚喝多了。

王 跟誰在一塊兒？

么 八爺昨晚上高興，死活地拉着我喝。兩人糊裡糊塗地就幹了一大罇。

桂 你灌飽了黃湯回來害我，吐得滿床都是的。

王 桂英一夜沒睡，忙着替你補魚網。

么 當真的？啊，對不住，「卑人這廂有禮！」

桂 呸！這又是那兒學來的一套玩意兒？

么 哈！哈！這是小海怪教我的，他說是從上海學來的。

桂 小海怪那個沒出息的小子，就會這些鬼把戲。

王 聽，是他們來了吧！

（遠處歌聲）

男齊唱：

「早打魚，晚打魚，
打魚的漢子真辛苦！
覺也睡不好，酒也喝不足！
媳婦整天還要嘯嘯站！」

女齊唱：

「早高粱，晚紹興，
打魚的漢子沒良心！
今天灌八兩，明天灌一斤，
還要把媳婦不當人！」

某男唱：

「你別吵，你別鬧，
老天爺做事很公道！
魚兒換了錢，燒酒喝個飽！
媳婦也分件花棉襖！」

(歌聲由遠而近。在大陣地哄笑聲中，打漁的男女提着各種各樣的燈籠走出來。王四，老么，桂英跟大家招呼。)

么 剛才那後一段是誰唱的？

甲 是七爺唱的。

王 啊，七爺唱得對極了。

李 可不嗎？男人們喝酒是應該的，你們想，打魚打累了，不喝點酒，還提得起勁兒來嗎？

衆男人：「對，七爺的話對極了！」

李 別忙！媳婦們嚼咕也是應該的。

衆男人：「怎麼？」

李 你們想，誰願意整天伴着一個酒瘋子，一點溫柔勁兒也沒有，滿身酒臭的！

衆人：（大笑。）

衆女人：「七爺的話對！」

李 所以我說，「魚兒換了錢，燒酒喝個飽，媳婦也分件花棉襖。」這樣一來，誰也不必埋怨誰了

衆人：「七爺真公道！」

「七爺真跟老天爺一樣！」

李 慢着！你們先別捧我，這段詞兒，可並不是我想的，我還沒這麼聰明呢！

衆人：「這是誰想的？」

李 這是周先生想出來的。

衆人：「啊，周先生到底是唸書的人！」

「哈哈！真妙！」

「可不，周先生……」

（遠處有唱京戲的聲音：）

「父女們打魚在江下，

家貧那怕人笑咱

……」

么 田八爺來了！

「桂英兒掌穩舵，

父把網撒！……」

桂 怎麼，八爺提我的名字幹嗎呀？

么 人家這是唱戲。

桂 哦！……

「怎奈我年邁蒼蒼，

氣力不佳！」

李 喝，老八幾時學會唱京戲的？

王 許久是小海怪的玩意！

么 小海怪來了沒有？

乙 來了的。

甲 小海怪！

怪 （京戲青衣說白）「來也！」

（衆人哄笑。）

婦 八爺來了！

田 （提着燈籠出來）各位早！

衆人：「八爺早！」

田 你們樂什麼？

李 我們在笑小海怪。

田 啊，小海怪還是我的戲師傅呢！

怪 「豈敢啦，豈——敢！」

婦 小海怪怎麼變成戲迷了？

乙 這是他在上海學的。

王 這小子，跑了一趟上海，玩意倒學得不少。

桂 活報應！

怪 「呀呀呸，我把你這賤人……」

桂 去你娘的頭，越說越來勁了！

（衆人哄笑。）

李 我們該下船了吧？

田 還早，剛敲過三更，歇一會兒吧。

衆人：「歇一會也好。」

（分成數組談笑。）

么 （悄悄地把桂英拉到一邊，說）喂，你可再別管我喝酒了！剛才七爺的話聽見了沒有？

桂 去你的！誰不讓你喝酒了！

么 剛才你還——

桂 七爺不是說了嗎？誰願意整天陪着一個酒瘋子呀！

怪 （溜過來）你們小兩口子別鬧了。反正一個喝個飽，一個撈件花棉襖，誰也不吃虧！

么 這小子！

桂 呸！

（衆人哄笑。）

李 老八，你昨晚又喝醉了吧？

田 沒有。

怪 八爺那天不喝醉，喝醉了還揍人呢！

田 放你的狗屁！

甲 這倒是真的，八爺喝醉了酒，就拿刀殺人。你們不記得前年冬天——

婦 對了，前年冬天海面上來了強盜，八爺發火了，拚命的喝了一罐酒，喝！拿起刀就往外跑；見人就砍，真嚇死人啦！

（衆人笑。）

田 （笑）你們開起我的玩笑來了？

怪 可不嗎，你不愛殺人嗎？

田 強盜來了自然殺呀！不殺還趕着叫爸爸不成！

（衆人笑。）

桂 反正我總討厭喝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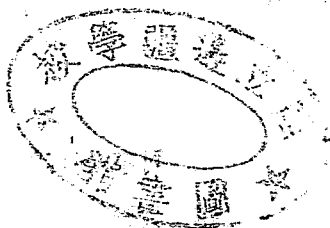
田 啊，桂英，你討厭喝酒，昨晚上我跟老么還喝了一大罐呢！

桂 你還說哪！他回來吐得一塌糊塗，害得我一夜沒睡。

田 啊，那是我的不是，我跟你陪禮。今天我讓老么在家裏關一天，不准出門，好不好？

么 關在家裏幹嗎呀？

田 陪着她呀



桂 鬼！八爺真缺德！

（衆人笑。）

田 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一個人不可不喝酒，也不可太喝多了。——

婦 怎麼，八爺還有一本「酒經」啦？

田 當然哪！你們想那個大英雄不喝酒，我們店裏那個說書的王先生常說的，什麼——

怪 武松打虎。

田 對了，武松打虎。那個武松要不是喝飽了酒，他能打死一隻大老虎嗎？

衆人：「那倒是真的。」

田 所以像咱們這些硬漢子，沒有事喝上兩杯解悶；有事了，灌上一罇老酒，眼一紅，胸一挺，拔出刀來就拚個你死我活。

怪 對，八爺明兒也學武松打一隻大老虎回來，給咱們下酒的。

田 我先打你這小渾蛋！……

（衆人哄笑。）

李 說真的，你們別鬧到大爺面前去了，要給大爺知道了

可不是玩的。

田 大哥自己還不是喝酒。

桂 犬爺可不像你那樣，一喝就醉，一醉就胡來。

李 老八的火氣太大，一動就紅臉。

田 心裏憋扭嚙！

李 凡事也得忍着點。

田 我可忍不了，誰耐煩受人家的氣呀！

婦 八爺脾氣雖然大，人倒是很好的。

桂 對了，不惹火他，總是笑嘻嘻的。

李 要是惹火了，就像閻王似的，翻臉不認人。

田 （大笑）我反正是個粗小子，不懂得周先生那套酸溜溜的道理，誰做得對我佩服誰，誰做得不對我就揍誰，乾乾淨淨，痛痛快快。

怪 八爺，我送你兩句戲好麼？

衆人：「他的戲癮又來了。」

桂 小心八爺揍你！

田 好。你唱吧！

怪 （唱）：「家住東海烟韋港，田八爺的名兒天下揚，
閒來無事他把酒樓上，喝醉了老酒像閻王。」

田 他媽的，這小子。

（衆人笑。）

金 （在內）小禿子，小禿子！

甲 金花兒姑娘叫誰呀？

金 （在內）小禿子！

李 叫小禿子。

田 金花兒怎麼老喜歡跟小禿子玩？

李 她反正古怪透了，人家不幹的，他幹；人家幹的，他偏不幹。

桂 金花兒姑娘人真好！

怪 對了，比鐵鏡公主還好。

婦 什麼鐵鏡公主？

怪 噯，這你可不懂了。鐵鏡公主就是蕭太后的女兒。

乙 那個蕭太后？

怪 唉！番邦的蕭太后。就是那個「四郎探母」裏邊的，那個……

李 戲癮又上來了。

怪 真的，金花兒姑娘真比鐵鏡公主還好。鐵鏡公主——

金 （在內）小禿子，快來！

秃 (在內) 唯, 幹嗎呀? 金花兒姑娘!

金 我領你打魚去! 快!

秃 別忙, 金花兒姑娘。啊, 慢慢地……

(金花兒拖着小秃子跑來。)

怪 喝! 鐵鏡公主帶着小番來了!

(衆人哄笑。)

金 你又在編排我了吧?

(衆人哄笑。)

金 過來!

怪 我沒有, 我說——

金 過來!

怪 是。(蹣手蹣腳地過去。)

金 跪下!

怪 金花兒姑娘!

金 跪下!

怪 是。(雙膝跪下。)

金 (抽出刀) 好小子, 你背後老編排你家姑娘, 今天我
不能放過你, 割掉你這根狗舌頭, 看你還胡說不胡
說! (舉起刀。)

怪（大叫）啊，媽呀！

金（笑起來了）哈哈，我當你還有點能耐，原來是個大膿包。起來吧，姑娘不過嚇唬嚇唬你，別把魂給吓掉了！

怪（鬆了一口氣，爬起來。）

桂 阿彌陀佛！現世報！小海怪也有今天！

怪 你！

金（瞪眼）啊？

怪 哈哈，沒什麼。我也不過「嚇唬嚇唬」她。

（衆人哄笑。散開，分數小組談笑。）

田 小禿子你跑來幹嗎？

禿 是金花姑娘叫我來的。

田 店裏一個人也沒有了？

禿 有……

金 八哥，別怪他，是我拉他來的。

田 不是怪他，店裏沒人照料。

金 沒關係，這時候，誰還上你那裏去喝酒啊？再說，你還怕沒見東西嗎？

田 那倒放心，煙草港倒還沒有那麼大胆的賊，敢偷我的東西。

金 還不是！

李 烟葦港就根本沒有賊嚟！

田 好吧，師妹，你早點打發小禿子回去好了。

金 是啦！

田 咱們到老公家裏歇歇去。

金 又喝酒！

田 三兩杯，提提神。

金 該去了啊！

田 知道了！（跟李七爺進老公屋。老么陪入。）

桂 金花兒姑娘，你也進去坐坐。

金 不，我討厭他們喝酒。

婦 可不？男人們，誰都喜歡灌幾盅。

金 小金魚呢？

婦 還沒起來吧。

桂 那丫頭懶死了。……啊，金花兒姑娘，你知道嗎？

金 什麼？

桂 小金魚跟小禿子頂要好的。

金 哦！那倒是天生一對。

婦 哈哈 真是天生的一對。

（另外一堆人中間發生了爭執。）

禿 我不唱。

乙 非唱不可。

甲 不唱，我們就把你推到泥溝裏去洗澡。

禿 憑什麼？我憑什麼要唱給你們聽！

王 小禿子，唱就唱吧！有什麼要緊！

禿 不。……

乙 他媽的，四哥的話你都不聽。

甲 再不唱，老子可真要收拾你了。

禿 你敢！

甲 我不敢！好，你睡着！

禿 啊，金花兒姑娘！

金 怎麼啦？你們又欺侮小禿子啦？

王 沒有，我們跟他鬧着玩。

金 什麼事？小禿子，說出來我憑憑看。

禿 他們要我唱，我不唱，他們就揍我，還要把我推到泥溝裏去洗澡。

金 要你唱什麼呀？

怪 要他唱：「小禿子乖乖嚟！……」

金 那你就唱吧。

禿 不，金花兒姑娘，他們欺負我。

金 是誰說要把你推到泥溝裏去洗澡呀？

禿 （指甲）是他。揍我的，也是他。

金 好吧，我來公平解決。大家要小禿子唱歌鬥門樂，這沒有什麼。可是唱不唱，是小禿子的本份，（向漁民甲）你要把他推到泥溝裏去洗澡，這是你的不是。好吧，我叫你們雙方都不吃虧。小禿子，聽姑娘的話，唱給大家聽聽。

衆人：「好！」

金 慢點，小禿子唱歌之先，（向甲）你應該給他賠個禮！

甲 賠禮？

金 對了。你憑什麼要揍他？你憑什麼要把他推到泥溝裏去洗澡呢？你得罪了他，當然應該給他賠禮！

甲 那不成，我可不能給他賠禮！

金 不成？我吩咐小禿子唱，他非唱不可！我要你賠禮，你也非賠不成！

甲 金花兒姑娘，你不能太偏心了！

金 我怎麼偏心？

甲 小禿子是什麼玩意兒？我怎麼能給他賠禮？

金 你說小禿子是什麼玩意兒？「癩蛤蟆打呵欠」，瞧不出，你好大的口氣。就衝着你這句話，你非給他賠禮不成！

甲 金花兒姑娘！……

金 少廢話！

衆人：「得了吧！」

金 不成，誰也管不了！

甲 ………

金 怎麼樣？別惹發我的火，可更難辦了。

王 好吧，你就給他賠個禮吧！

乙 衝着金花兒姑娘的面上，賠一個禮，也不虧什麼本！

怪 賠禮吧，賠完禮，好讓小禿子唱。

金 快點！

甲 好吧！（極勉強地朝着小禿子作了一個揖）

衆人：「哈哈！」

（甲回身就跑。）

金 小海怪去拉他回來！

（羣衆哄笑中，小海怪拉甲回來。）

金 （滿臉笑）對不起，剛才是鬧着玩的。別生氣，衝着這麼多人，我還你一個禮，好吧？

（向甲拱手。）

（衆人哄笑。）

甲 （也笑了）不敢當！

怪 該小禿子唱了！

衆人：「對。小禿子唱吧！」

金 小禿子，你就唱給大家聽聽吧！

禿 ………

金 別害臊，唱吧！

禿 （蹙了好一會，才唱出：

「小禿子今年嚟，二呀二十五。

如今還沒啲，娶媳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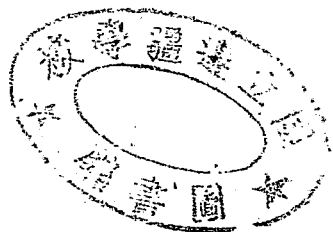
夜晚上床啦，冰呀冰冰冷，

衣裳破了啊！無人補！」

（衆人哄堂大笑。）

怪 （調笑地）小禿子！

禿 去你媽的！



金 小禿子唱得真好！

（衆人哄笑。）

某 （在內）喂，不早了，大爺吩咐大家都早點下船去呀！

王 是張老三嗎？

某 （在內）對了。咱們人都來了。

金 好，咱們也走吧！

乙 我去叫七爺去。（走到老么門口。）七爺，八爺，老么，下船了！

衆人：「走吧！」（收拾漁具向海邊走去。）

怪 別忙！周先生教我的兩句玩意，我還沒唱呢！

桂 這小子，戲又來了。

衆人：「你唱吧！」

怪 你們得幫我的場子。

衆人：「好。」

怪 「衆將官！」

衆人：「有！」

怪 「人馬可曾齊備？」

衆人：「俱已齊備！」

怪 「打道下船！」

（衆人吆喝。）

怪 這正是：「無魚一身輕，有酒萬事足！」拿出一個酒葫蘆喝了一口。）

（衆人大笑，一邊唱歌，一邊向海邊走去。只留下桂英和漁婦。一會兒，七爺他們出來。）

李 什麼事？這麼樂？

桂 還不是小海怪那小子！

田 咱們去吧！

（李七爺，田八爺，漁婦走上矮堤。）

么 我去了，桂英，你在家裏好好的呆着，等我回來。

桂 去吧，我不好好地呆着，還飛了不成！

么 跟我預備半斤燒酒，好不好？

桂 ………

么 六兩？

桂 ………

么 四兩？

桂 ………

么 好，別生氣！我不喝酒！好吧？再別撅着嘴了！

桂 (嘆喙一笑)啐!

么 哈哈哈哈哈!

田 好了,老么,別「連不鷄鷄」的了,快走吧!

么 來了!(跑上矮堤。)

桂 爺們,回頭見!

田 回頭見!

李 (桂英進屋。)

婦 七爺,海面上那是什麼?

李 那兒?

田 啊,那好像是幾隻大船。

李 那兒會有大船?

么 是的,是大船。

李 也許是咱們中央的大兵船吧!

田 不管他,咱們走吧!

么 別忙,你瞧!

田 唉,咱們的漁船怎麼……

么 好像有人在攆他們!

李 聽!

(海上人聲嘈雜。)

田 我去看看去。

么 你先別去，讓我去看看去！

李 好，你去吧，當心點！

么 是了。（飛跑下去）

田 怪事！該不又是強盜又來了把！

（海上人聲更緊。一會兒，夾着有砲響了。）

婦 唉呀！什麼響？

李 像是開砲！

田 啊，咱們的漁船打翻了幾隻！

李 這是怎麼回事！

（人聲漸近。甲乙跟小海怪跑上來。）

怪 不得了，鬼子兵船來了！

乙 捉人了！

甲 咱們漁船打翻了好幾隻！

（金花兒姑娘跟小禿子跑上。）

金 七哥，鬼子兵捉人了！

禿 捉去了十幾個！

田 這他媽的才怪！

李 小禿子，快去請大爺去！

秃 是。(跑下。)

(海面上大亂。桂英出來。)

桂 海面在鬧什麼?

婦 鬼子兵船來了!

桂 鬼子兵船?

怪 就是京洋人的兵船!

甲 捉去了十幾個人!

桂 啊,老么呢?

乙 下船去了!

(人聲大亂,炮聲更緊。)

桂 老么怎麼辦呢?

婦 不得了!

甲 啊,大爺跟着周先生一塊來了!

(余大爺提着燈籠跟周先生一塊出來。)

衆人:「不得了!大爺!」

「鬼子兵捉人了!」

「老么下船去了!」

「咱們怎麼辦呢!」

余 別鬧!

周 大家靜一靜！

李 鬼子兵船開來了！

周 多少隻？

怪 三隻！

田 打翻了咱們好幾隻漁船！

甲 捉去了十幾個人！

余 哦！周先生，我們應該怎麼辦呢？

周 這個，不能魯莽。

田 咱們大夥跟他拚了好了！

周 不成，那不是辦法。咱們沒有兵船，又沒有大炮，拿什麼拚？我看，咱們趕快上呈文縣政府，請示辦法。

田 那麼咱們就等死哪！

周 不是等死！……

田 不是等死？

余 老八，你鬧什麼？

（王四帶着幾個漁民飛跑過來。）

王 不好了！啊，大爺！周先生！

衆人：「什麼？」

王 又捉去了十幾個人！鬼子兵追來了！

衆人：「唉呀！那怎麼辦呢？」

桂 老么呢？

王 也被鬼子捉去了！

桂 捉去了？啊！老么！老么！（飛跑下）

余 快追她回來！

（金花兒姑娘趕下。）

金 「桂英！桂英！」

余 其餘的人都回來了嗎？

王 都跑回了！

周 這幾天大夥兒暫且別下船了。

田 不打魚，咱們不要餓死嗎？

衆人：「對呀！咱們不能不打魚呀！」

余 大家別亂，聽周先生說。

周 這件事，咱們得好好地計劃一下。——

田 什麼計劃辦法！我可不來這一套。要活命的快跟我

來！（急衝下。）

衆人：「對，拿傢伙去！」

余 不許動，快拉他回來！

（外邊人聲大亂：）

「跑呀，鬼子兵來了！」——衆人叫聲。

「么老，老么！」——桂英叫聲。

「咱們殺呀！去殺呀！」——田老八叫聲。

「李桂英！李桂英！」——金花兒姑娘叫聲。

「八爺，八爺！」——小禿子叫聲。

「鬼子兵來了，快跑啊！」——衆人叫聲。

「不要亂，不要亂！」——余老大，周先生，李七爺的叫聲。

（幕急落）

第 二 幕

(第 一 景)

景：小茶樓是開海蛟田八爺開着交接四方好漢的。除了桌凳以外，還有一張小條桌，是預備給說書先生用的。

牆上掛着一塊黑板，上面寫的是：

「本樓特請王海青先生講演記全本武松打虎。」

幕開——

小禿子正在收拾屋子，似乎有點心事似的，嘆了一口氣，停了工作。摸摸自己的禿頭，覺得感傷。於是狠狠地打了一下又去收拾東西。）

禿 （嘴裏哼着：）

「小禿子今年嚟，二呀二十五，

如今還沒啲，娶媳婦！

夜晚上床啦，冰呀冰冰冷，

衣裳破了啦，無人補！」

（這時外邊突然有一個女人的歌聲傳來：）

「小禿子乖乖嚟，別呀別叫苦！]

腦袋好似嚟，光葫蘆！]

再過十年啦，不呀不長毛，]

一生一世啊，沒媳婦！」]

（小禿子站起來，張望了一下。）

禿 他媽的，誰呀？

（外邊的女人噗哧一笑。）

禿 啊，一定是金花兒姑娘。喂，進來呀，金花兒姑娘！

金 （笑着進來）小禿子，我來了。

禿 啊，金花兒姑娘，我一聽就知道是您。

金 我唱得好聽吧？

禿 不，您太缺德了！

金 我怎麼缺德啊？

禿 您說——

金 是啊，我說的：「再過十年啦，不呀不長毛，一生一世
啊，沒媳婦！」……哈哈……

禿 對了，還不是，那還不缺德？

金 那怎麼缺德？你頭上不長毛，人家會嫁給你嗎？

禿 那，那我一生一世都沒有媳婦了？

金 當然啦，比方像我吧，我就不嫁給小禿子！

禿 金花兒姑娘，別說了！你說得我心裏頂難過的！

金 是嗎？好，小禿子，我再不說了！

禿 金花兒姑娘，我自己也明白，我是個禿子，我難得有媳婦的。可是我總得有一個呀！

金 別難過，小禿子，我說得玩的。你有媳婦的！前些日子，小金魚不是跟你頂要好的嗎？

禿 唔，她是跟我頂要好的，可是鬼子兵船一來，她就跟她媽跑到上海去了！

金 還不是！鬼子走了以後，她還是會回來的。

禿 唔，她臨走的時候，說過的，太平了，她就會回來的。

金 所以咱們得馬上把鬼子趕走啊！

禿 對，金花兒姑娘，咱們得馬上把鬼子趕走。

（漁民甲乙進來。）

甲 啊，金花兒姑娘，多早晚來的？

金 啊，老王，我剛來。

乙 金花兒姑娘跟小禿子在談什麼？

金 唔，我在跟他撩天。你們兩位從那兒來的？

乙 咱們來開會的。

甲 金花兒姑娘，今天開會，還是爲了鬼子的事吧？

金 唔。

甲 我看，咱們是得幹，他媽的 鬼子越弄越來勁兒，咱們簡直活不了命了！

金 可不是！

乙 爺們都來嗎？

金 都來的。

（外邊突然有嘈雜的人聲，還夾着女人的哭聲。）

金 什麼玩意兒？

乙 好像是李桂姐在哭。

金 對，我得去看看。（急跑下。）

禿 （望着她的背影）金花兒姑娘真好！

甲 當然哪。咱們煙葦港的四大金剛嚙！

乙 說真的，咱們煙葦港的四大金剛，十八羅漢，誰都頂好的。就說余老大吧，誰要有什麼爲難的事，只要向他一開口，沒有辦不到的。講辦事吧，有人！講要錢吧，三塊，五塊，十塊，八塊，伸手就是！

禿 他媽的，不是鬼子兵船開到咱們這兒來，咱們港上真太平！

乙 唉，孫老么死得真慘！

甲 不要緊，大爺說了，咱們非把鬼子趕走不成！

（缺德鬼王四上。）

甲 四哥！

乙 四哥來了！

王 金花兒姑娘呢？

乙 剛走。

王 上那去了？

甲 大約是勸李桂姐去了。

王 ……李桂姐真可憐！

乙 可不是。她男人死得太慘了！

王 老么跟我十來年的老弟兄，沒有想到會死在鬼子手裏的！

乙 八爺這一向直發火！

王 當然哪！誰不生氣呀？就憑咱們煙葦港這些爺們，受得了鬼子的氣嗎？

甲 他媽的，咱們好多日子沒打魚了！

王 周先生說上呈文給縣政府，一定有辦法的。他媽的，上了三四個呈文，到今天連信也沒有！

乙 大爺怎麼說？

甲 怎麼說？拚，跟鬼子拚一拚！

甲 怎麼個拚法呢？

王 ……別作聲，聽！

（外邊有人聲。）

王 許是爺們來了。小禿子，收拾收拾，爺們來了。

禿 是啦。

（田八爺上。）

禿 八爺。

甲 八爺。

田 唔。（對小禿子）小禿子，酒菜預備好了沒有？

禿 預備好了。

田 先拿點酒菜來給我喝。

禿 是啦。（拿過酒菜。）

田 （悶喝二杯，狠命地一拍桌子）他媽的！

王 八爺！

田 甚麼？

是 孫老么的尸首撈着沒有？

田 沒呢！

甲 老么死得真慘！

田 他媽的，老子可受不了啦！小禿子，把我的那把刀給預備着，老子今晚非殺他媽個落花流水不成！

乙 大爺怎麼說？

田 大爺，大爺老喜歡找那個鬼頭鬼腦的周先生商量！他媽的，謹慎哪，小心哪，甚麼玩意！咱們煙草港給鬼子欺負了，還他媽的謹慎，小心！真他媽的倒黴蛋！

甲 周先生是個教書的先生，主意是多些的。

田 屁的主意！胆小怕事，儘拿政府，呈文，命令來鬧鬼子！他一不是政府的官，二不是咱們漁民，憑甚麼胡出主意！他媽的！老子們煙草港受人欺負了，上他媽甚麼呈文？等他媽甚麼命令？

乙 周先生說：不等政府的命令，就是犯法，政府就要抓人的。

田 鬼子欺侮咱們，咱們去打鬼子，這犯他媽的那條法？

甲 周先生說：上呈文給政府，可以等他們派兵來打。

田 別聽他那套鬼話！派兵來打？咱們不是上了好幾個呈文甚麼的嗎？咱們不是等了這麼多日子嗎？命令在那裏？兵在那裏？再等幾天？咱們港上的人不被鬼子殺

光，也得餓死個乾乾淨淨！我可不信那一套，他媽的，不是大哥夾在中間礙手礙腳的，老子早一刀把那個老漢奸給宰了！

王 總得聽聽大爺的主意！

田 哼，你們去等吧，我可把話說在頭裏，大哥再要是不幹啦，我可——

（外邊人聲。）

王 聽，他們來了！

（余大爺和李七爺上。）

王 大爺，七爺。

甲 太爺，七爺。

余 唔，你們來了！

田 大哥，七哥。

李 老八，又喝酒了？

田 慫急了嚟，不喝酒！

余 老八，你聽我說。

田 我說，大哥，您別再跟我說那一套好不好？

余 （放下臉）你怎麼了？啊！

李 老八，聽大哥說！

余 你究竟聽我的話不聽!

田 ……我聽!

余 你相信我不相信?

田 當然相信大哥哪!

余 那完了嗎?

李 好了,坐下來說吧。

田 小禿子,拿酒來。

禿子 (端上酒菜) 爺們喝酒!

田 (先替七爺斟滿一杯,然後又斟一杯端到大爺面前)

大哥,這些日子我太難受了,直上火,老拿話挺撞您。

咱們老哥兒們,我的性子,您是知道的。您就待一點
吧!

余 老八,我喝你這一杯。(端過酒一飲而盡) 咱們老弟兄,談不上挺撞,可是你該明白我!

李 對了,大哥心裏比我們還難受!

田 我也知道大哥心裏難受,而且我的性子也

余 我還不急嗎?可是事前總得商量一下呀!

李 反正幹是一定要幹的!等周先生來了再說吧!

田 他一不是政府的官,二不是咱們漁民,憑甚麼要跟他

商量！

余 別這麼說，老八！他在港上多年，又是個教書的先生，總應該跟他商量一下的。

田 （不願太使大爺傷心）……好吧！

李 老八，你衝着大哥的份上，不要忒給周先生下不去了。

田 （悶氣，滿飲一杯）我算他媽蹩急了！

余 （沉痛地）老八，我知道你難過。可是，你該替我想一想。我生長烟草港，養在葦烟港，承港上的人看得起，「家裏」老少爺們台愛，讓我管點小事；我憑的什麼！我不能替港上求點四季平安福，我對得起港上的伯叔弟妹嗎？老八，我的性子，你也早知道，咱們不能替「家裏」的爺們丟臉，咱們不能貪生怕死！鬼子打來了，我能眼睜睜地望着港上的叔伯弟妹受鬼子欺負嗎？我能眼睜睜地望着弟兄們被鬼子捉去壓魚嗎？我能眼睜睜地望着烟葦港被鬼子搶去嗎？老八，你大哥多少總還是條漢子！你大哥不能忍這口氣的！拚反正是拚了的！我這條命爲港上的人湊掉，還有甚麼不值得的嗎？

李 老八，你應該相信大哥的！

田 我相信大哥。可是我等不得，我討厭姓周的那一套！

李 周先生是港上的一位老先生，這麼大一件事，我們總得跟他商量一下的！

余 打鬼子，是全港大家的事，不能就憑我們幾個人作主的！

田 ……好吧！

余 （對衆人）代表都到齊了吧？

王 都到齊了。

余 周先生怎麼還沒有來？

王 我請過了，他說馬上就來。

李 聽，怕是周先生來了吧？

金 （進來）不是周先生，是我。

李 哦，你來了。

金 大哥，七哥，八哥。

余 你上那兒去了？

金 李桂姐在街上哭，她要找大哥。

余 唔。

金 他說要請大哥給她男人報仇。我把她勸回去了。我說

大爺一定給你報仇的。

余 唔。

田 可不是，這些仇，咱們不能不報呀！

王 剛才陳五嫂也在找大爺，大約也是請大爺替她男人報仇的事。

余 哦！

李 大哥，我看咱們是得動手了！

甲 大爺，咱們受不了啦！

乙 再不動手，咱們餓也得餓死！

余 （滿飲一杯）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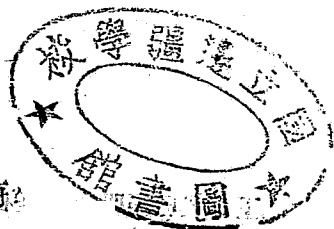
金 大哥，咱們究竟打算怎麼幹呀？

余 反正離不開拚。我心裏已經有了主意，等周先生來了，再說吧。

金 我可受不了啦！幹就幹，還等他幹甚麼？周鬍子的胆子跟他媽耗子一樣小，他來了，又是搖頭，嘆氣，咱們也就跟着洩氣！我看別跟那些酸溜溜的秀才們打交代吧，噁心透了！

余 別胡說！

金 可不嗎？周鬍子可不酸溜溜的嗎？



周（突上）我怎麼酸溜溜的呀？

（衆人一怔。接着一陣大笑掩飾過去。）

余 周先生請坐。

周 各位請坐，不要客氣吧！……啊，金花兒姑娘，你又罵我了吧？我怎麼酸溜溜的呀？

金 是在罵你，你瞧你那兩撇小鬍子，還不酸溜溜的嗎？

周 哦！你討厭我這兩撇小鬍子，好，我明天一掌括掉它，
！好吧？

（衆人哄笑。）

余 金花兒，太野了！儘找周先生開玩笑！回頭把周先生惹氣了，我可不答應你的！

周 不會的，我那裏會生氣呀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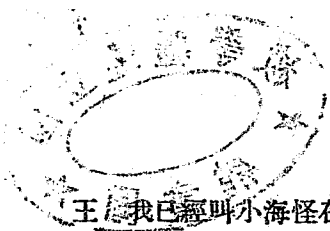
金 好吧。（走近）周老先生，金花兒年輕，不會說話，得罪您啦，您多包含點，要不然，咱們老大可得管教我了！

周 豈敢，豈敢！

（衆人大笑。小禿子下場。）

田（一槌桌子）好了！好了！別儘顧逗樂了！商量正經事吧！

余 對了，談正經事。王四，外邊怎麼樣？



王 我已經叫小海怪在海邊打聽。

余 唔。周老先生，咱們請您過來，還是商量那件事。

周 唔——

李 周先生，怎麼樣？我們很願意聽聽您的主意。

周 一定要幹嗎？

余 可不是，幹是一定要幹的！

周 可是，縣政府的命令，還沒有下來呀！

甲 周先生，鬼子鬧得一天利害一天，咱們不能等了！

乙 周先生，再過幾天不下船，咱們都會餓死的。

王 周先生，您說吧，這會兒再不準備，咱們就全完了！鬼子一上岸，煙葦港的人，準會被他們斬盡殺絕！

李 周先生，您是知道的，咱們煙葦港三百多戶人家，三千多人口，就仗着海水過日子。咱們吃的是海，穿的是海，住的也是海。現在，海面上來了鬼子兵船，不准咱們打魚，用大砲轟咱們的漁船。您想，咱們靠打魚爲生的人家，吃在肚子裏，穿在身上，辛苦一生，平日那裏還有積蓄？咱們再要不能下海去做活，可不要活活地餓死嗎？

田 不准打魚倒還是小事！他媽的，最氣人的是——把咱

們港上的人抓去替他們挖戰壕，運子彈，築飛機場；等到事完了，就一個個捆上，往海裏推。半個月來，咱們的漁船被鬼子轟毀了幾十隻，男女人死了一百多，這他媽誰受得了！咱們吃了一輩子魚，臨了全給魚吃了！你們受得了，我可不幹！反正人是一個，命是一條，挨上一刀，二十年後，又是一條好漢！

余 周先生，他們說的都是真情實話。我余大在港上混了四十多年，臨了，會叫港上的人受鬼子欺負，我實在對不住大家！

周 老大的話很對。諸位的意見也都跟我一樣。照這種局面看來，或者是免不了一幹的！……可是，事要三思而後行，魯莽慌亂，是不行的。……我們一沒有洋鎗，二沒有大砲，赤手空拳跟人家拚，絕不是辦法。況且，打鬼子不是件小事，我們應該等，安心等候政府統盤計劃。所以，我看——

田 還在你看我看的！周先生，你這套路數不對了！漁船轟毀了幾十隻，大人小孩死了一百多，這還有甚麼好看的？我他媽就是個直筒子——「巷子裏趕豬，直去直來！」上呈文，等政府，也等了半個月了！到今天，連

他媽雞毛也沒有瞧見一根！我可不耐煩陪着你等！要

活命還得靠自己，別癡心妄想地做傻夢吧！

金 對了，用不着等誰，說幹就幹吧！

周 你們兩位太年輕了！

金 年輕怎麼樣？鬼子來了，反正只要得一條命！

周 兩位何必多心呢？我姓周的在港上也有好多年了，有事，還不敢賣命嗎？反正今年虛度五十有七，還有甚麼死不得的？

田 那好哇，咱們就幹吧！

周 可是，談到幹，我還是主張特別審慎！

金 審慎到甚麼時候呢？

周 非得命令下來了。咱們不能輕舉妄動！

田 那麼甚麼時候命令才會下來呢？

周 這個——慢慢的——

田 慢慢的？再慢咱們都喂了魚了！

余 老八！……

田 周老先生，用不着假借這些道理了！我勸你乾脆說一句，要幹，咱們就痛痛快快地幹；不然，你請回府，咱們自有主意。誰要是願意喂魚的，誰就衝着鬼子叫南

聲爸爸，鬼子會叫你死得舒服的！要不然，就拚着兩條胳膊，兩條腿，跟鬼子的大炮機關槍鬥一鬥。反正人活百歲總免不了一個死，與其扔到海裏喂了魚，倒不如拚上一條性命，換上兩個鬼子，喝，多少划算一點！

周 那麼八爺的意思？

田 大夥兒要幹，就痛痛快快地幹！要不然，瞧我田老八一個人去送死！咱要不撈上幾個鬼子回來，咱就算衆人的孫子！

周 八爺，天下的事不是憑你一時血氣之勇可以成功的！

田 啊！——

余 （止住他）老八，別這麼魯莽！有話好好地說！

田 大哥——

余 老八！

田 好，大哥，我做兄弟的是個大渾人！心裏怎麼想，嘴裏就怎麼說。鬼子殺上頭來了，大夥還這麼吞吞吐吐地，我可受不了了！你們讓我去吧！反正我老八不會叫你們丟臉！咱們「青山常在，綠水常流，」老八要活得出來，再來向大哥跟各位哥哥們請罪！（欲去）

余 老八，你！

李 (攔住)你幹嗎？你瞧，把大哥急得那樣！

余 (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一仰頭，喝盡一杯酒)……

(小禿子急上。)

禿 不得了，李桂英上吊死了！

衆人：「啊，真的嗎？」

「李桂英上吊了？」

禿 可不是，一口氣也沒有了，她媽在那哭呢！

余 趕快叫人找薑湯灌！

禿 來不及了，心口都冷了！

(衆人紛亂)

余 王四，趕快去看看！

王 好。(欲去。)

余 喂，帶點錢去！(給錢。)

王 唔。(拿錢下。)

李 大哥，你瞧，又去了一個！

田 (吐了一口唾沫)呸，這種日子怎麼過哇！

甲 大爺，咱們究竟怎麼辦啊？

李 事急了，咱們得快點準備啊！

田 當真這一百多條命的仇，咱們就不報了？就說小桂英吧，要不是她的男人被鬼子扔到海裏邊喂了魚，連尸首也不找着的話，她怎麼會上吊死呀！

(王四急上。)

王 大爺，小海怪來了！

怪 (急入) 大爺，海面上的鬼子兵船在脫砲衣了，鬼子兵像是要上岸了！

衆人：「真的嗎？」

「要上岸了？」

「這怎麼辦啊！」

金 還等吧，鬼子兵要上岸了！

乙 大爺，咱們究竟怎麼辦啊？

怪 大爺，咱們不能等了！

田 鬼子兵居然敢上岸了，喝！咱們在烟葦港混了一輩子，這他媽還是頭一遭呢！

衆人：「咱們死也不能讓鬼子兵上岸的！」

王 周先生，你聽見了嗎？鬼子兵要上岸了！

金 大哥，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呀？

(漁婦奔上。)

婦 不好了，大爺，我的男人被鬼子捉去了！

衆人：「怎麼？」

婦 我的男人在海邊被鬼子捉去了！

衆人：「又捉人了？」

婦 咱們十來個人在海邊……打魚……幾個鬼子坐着一隻小汽船過來，……殺了三個，捉去了七八個……我好不容易逃回了……大爺，快救救他們！快救救他們！大爺！

周 你們幹嗎又跑到海邊去呢？

婦 周先生，咱們好些日子沒做買賣了，想在海邊偷偷打點魚，……周先生，咱們不能活活地餓死呀！

甲 這日子可真難過了！

乙 咱們不能眼睜睜地等死啊！

王 大爺，快決定一個辦法吧！

衆人：「咱們不能活活地餓死呀！」

「咱們死也不能讓鬼子兵上岸的！」

「……」

田 （沉默了好久，突然大聲）拚吧，不願意餓死，不願意喂魚的，都跟我來！

衆人：「我們跟着八爺！」

「我們拚！」

李（一把抓住老八）老八，你不能這樣！

田 七哥，你別管我！

李 要幹一塊幹！

田 我等不得了！

衆人：「我們等不得了！」

「我們不能等了！」

余（在混亂中，突然起立，大聲）大家別亂！弟兄們，我余大是個粗小子，不懂甚麼！賣命成，心裏可沒有甚麼主意！可是我在煙草港待了幾十年，承各位台愛，養活我，抬舉我，我憑的甚麼？還不仗着賣點氣力，替大家辦點小事。這次鬼子兵來了，殺了咱們好些人，弄得大夥都活不了命，我余大心裏非常難過！拚，我早就打算拚了！今天請大家過來商量，也是想聽聽大家的主意，決定個辦法。我余大這條命，不值甚麼！只要大家決定動手，上陣衝鋒我來領頭！

衆人：「咱們拚！」

「咱們拚！」

余 別忙，周先生年尊，我們應該再問一問周先生的意見。（對周）周先生，鬼子兵要上岸了，咱們不能再等了！你年紀大，是咱們的老前輩，又是位教書的先生，甚麼事都比咱們懂得多！請你出個計策。只要能替港上人報仇，只要能把鬼子趕出去，上刀山，下油鍋，我都情願！

李 對，您出個主意吧！

金 拚命我去！

田 主意是你們的，腦袋是我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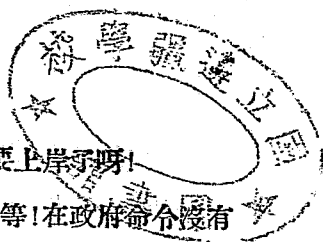
衆人：「腦袋是我們的！」

「是我們的！」

周 不要鬧！（對余大）老大，你們的辦法，我不贊成！我是一個唸書的人，公事比你們懂得多些。這件事不能冒冒失失地動手的。政府有政府的打算！用不着我們老百姓操心！我們只可以上呈文報告事實的真相，靜候政府解決。不能憑一時的意氣，盲動！這是犯法的！

李 我們不是上過幾個呈文了嗎？

周 政府的事，是要按步就班地辦的，而且必須慎重考慮的！



王 可是，周先生，鬼子兵一半天就要上岸了呀！

周 鬼子兵就是馬上上岸，也還是得等！在政府命令沒有下來之前，無論如何，我們是不能輕舉妄動的！那怕我們全港的人都被鬼子殺死，也不能破壞政府的法令！這就叫着——

金 這就叫着放狗屁！你既不是政府，又不是漁民，沒有你開口的！

田 大哥，你聽見了沒有？他叫咱們大夥兒在這兒等死！

王 豈有此理！（對余大）大哥，他既不是政府的代表，又不是咱們的漁民，不能聽他胡說的！

余 周先生，我們請你來商量，是把你當做一位年尊的長輩，你說出這樣的話來，我們可不能聽了！

田 大哥，別跟他多說了，你吩咐一句，說怎麼幹咱們就怎麼幹！

余 弟兄們，我再問你們一句：鬼子兵要上岸了，要活命，只有跟他拚，大家的意思如何？

衆人：「跟他拚！」

周 老大，你是港上管事的，可得當心一點，出了事，你是要負責的！

田 姓周的，放明白一點，你一不是政府的官，二不是咱們港上的漁民，少在這裏胡說八道！打鬼子是咱們太夥的事，天掉下來有長子頂，礙不着你的甚麼！你跟我滾吧！

衆人：「滾！打這個老東西！」

「打這個老東西！」

周 你們想造反！你們好！

田 （過去一掌）滾吧！

周 好！……（狼狽逃下）

余 弟兄們，咱們既然決定拚，大家要同心合一，拚命到底！

衆人：「同心合一！」

「拚到底！」

金 咱們不靠那些窮秀才，誰有主意，誰就說出來！

衆人：「好，好！」

余 我說，咱們先成立烟葦港漁民抗日自衛軍！

衆人：「贊成！贊成！」

李 咱們把各家各戶的土砲，步槍，切菜刀，甚麼的全都拿出來！港上的人，一共編成四隊——土砲隊，步槍

隊，婦女隊，敢死隊。

田（同時）我帶敢死隊！

金（同時）我帶婦女隊！

王（同時）我帶土砲隊！

甲（同時）我帶步槍隊！

余 咱們分三面埋伏起來，鬼子上岸了，一齊衝殺出去！

咱們要是打敗了，就散開，到山後邊集合，晚上再幹！

衆人：「好的！」

乙 咱們要是打勝了，就乘勝打離這兒二十里路的日本飛機場。

李 最好有人能把他們上岸的爲頭的軍官刺死。他們一亂，我們才好下手。

余 這是件危險事！

衆人：「我去！」

「我去！」

金 不，最好是我去！

衆人：你去？

金 我是女人，他們不防的。你們誰也不准攔我。我受了港上人的好處，我應該報答他們！

余 好，你去吧，可要當心一點！

衆人：「分派定了，咱們幹吧！」

甲 還有，我們應該推舉大爺做總司令。

衆人：「贊成！贊成！」

余 弟兄們！只要大家合力同心，無論要我幹甚麼都可以的！

衆人：「合力同心！」

余 好，那麼，咱們應該對天發誓

衆人：「對，發誓！」

田 小禿子，幫忙擺桌子。

（大家把桌子擺好。桌子放一座香爐。大家拔出刀，每人刺出血，滴在酒杯裏，端起杯。）

余 咱們烟葦港的漁民，成立抗日自衛軍，拚了性命，殺鬼子兵，保衛烟葦港！

（衆人一飲而盡。）

余 （舉起匕首）弟兄們，咱們要活命！咱們要殺鬼子兵！咱們要保衛烟葦港！（一刀插在桌上。）

衆人：「保衛烟葦港！」

「保衛烟葦港！」

（燈滅）

(第二景)

景：煙草港海邊。(與第一幕同)

幕開——

(小禿子提着一面鑼，在海邊巡邏，金花兒姑娘站在孫老么的屋門口，手撐在門檻上，眼望着屋內，心裏挺難過似的。小禿子慢慢地走到她的^旁身邊，望望她。)

禿 金花兒姑娘，你又在想李桂英吧？

金 罷。

禿 金花兒姑娘，怎麼，你哭了嗎？

金 我沒有哭。……

禿 別難過，金花兒姑娘，咱們多殺幾個鬼子，替他們報仇。

金 (嘆了一口氣，望了望他，慢慢地) 是的，我們多殺幾個鬼子，跟他們報仇。……小禿子，你去看看去。

禿 是啦。

(小禿子又走上岸邊去巡邏。金花兒姑娘坐在一塊石頭上。)

小禿金子！

禿 唯！

金 來了嗎？

禿 鬼影兒也沒有！

金 來了，你可記得敲鑼報信！

禿 我記得！

（沉默片刻。余大爺來了。）

金 大哥！

禿 大爺！

余 怎麼？有信嗎？

金 沒有。

余 當心點！

金 知道了。

（余大爺四邊巡視了一週。）

金 大哥！

余 什麼？

金 咱們再見了！

余 唔。師妹！

金 幾年來承大哥照應！

余 別這麼說，師妹！

金 老頭子死在九泉，知道咱們這麼幹，一定頂高興的。

余 對了。師妹，我真佩服你！

金 沒有什麼，大哥，我一點能耐也沒有，承大哥台愛和港上老的幼的看得起，白給我十幾年飯吃。爲了咱們這三千多人口，送掉我這條命也是應該的。

余 我本來不願意讓你幹這個的，可是我知道你的脾氣，存心要做，誰也扭不轉來；況且這也是咱們應該幹的事，也不應該攔你。

金 對，大哥！腦袋砍下，碗大個疤，再過二十年，又是一條好漢，這算不了什麼。

余 唔。師妹！港上的人總不會忘掉你的！

金 大哥，你到這兒坐下。（推余坐石頭上）大哥照料我一場，臨了我該向你告個辭！（跪下去拜了四拜。）

余 師妹！……

金 你去吧，看看他們都準備好沒有。這裏有我照應。

余 ……那麼，你當心點！

金 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不會誤大哥的事！

余 那我就不「送」你了！

金 唔。

（余大爺望她一眼，走去。）

禿 金花兒姑娘！

金 什麼？

禿 你真是好漢！

金 沒有什麼。

禿 你不怕？

禿 怕什麼？我一生也蠻夠了！咱們這兒老的小的，誰不對我好，我爲他們死了也值得！

禿 他們世代代都會供奉你的！

金 別說傻話了！小禿子，我問你，你還唱：「小禿子今年
嚶，二呀二十五」嗎？

禿 我不唱了，我也不要媳婦了！

金 啊？

禿 我要的只是日本鬼子的腦袋，大爺的話對，咱們不替
港上的人報仇，誰替啊！

金 好，小禿子！鬼子趕走了，你一定有個好媳婦的！

禿 是的！金花兒姑娘！

（沉默片刻，突然遠處有砲聲了。）

金 聽，來了！

(砲聲更緊。)

金 鬼子一定跟着砲來的，咱們過去瞧瞧。

(二人走到岸邊，探視。)

禿 來了！金花兒姑娘！

金 嗯，像是三隻小船。

禿 打鑼吧？

金 打吧！

(小禿子一邊打着鑼，一邊跑了。)

(砲聲密，鑼聲急。)

(金花兒姑娘突然從身上拔出刀來。)

禿 (自語) 刀哇，你伴着我十年了。今天，我可真用着你了。朋友，爭氣點！一刀兩個透明窟窿！金花兒今天成功也在你，不成功也在你，這可是最後一遭了！

(砲聲漸稀，夾着機關槍的聲音了。小禿子跑來。)

禿 金花兒姑娘！怎麼樣？

金 快了，你聽機關槍響了。

禿 咱們過去瞧瞧！

金 好的！

(他倆跑近海邊探視着。砲聲更稀了，機關槍更密。)

金 他們還不敢靠岸，怕咱們岸邊有人，所以先開機關槍。

禿 他媽的，鬼子真胆小！

金 唔。

（突然，小禿子一翻身滾了下來。）

金 怎麼，小禿子！

禿 （慢慢地勉強爬起來）啊，沒有什麼！

金 你受傷了！

禿 唔……

金 你快走吧！這兒有我照應！

禿 ……不……我陪着你……

金 那麼，你就休息一會兒吧！

禿 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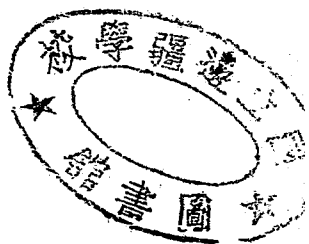
（金花兒顧不得小禿子，仍注視着海上。）

禿 （低低地）……金花兒姑娘！

金 什麼？

禿 （慢慢掙扎着起來）……你來……（支持不住了，金花兒姑娘趕上來扶着。）

金 你要幹嗎？



秃 我……我完了……

金 不會的，小禿子！

秃 金花兒姑娘，你再唱給我聽聽……

金 唱什麼？

秃 「……小禿子……乖乖……」

金 你休息一會兒吧！別唱了。

秃 不……我要你……唱……

金 你幹嗎要聽……這個歌呢？

秃 ……我喜歡你……唱這個……

金 那麼，好吧，我唱吧。

秃 你唱吧！

金 （含着淚）……

「小禿子……乖乖……嚶……別呀別叫苦……

腦袋……好似啲……光葫蘆……

再過……十年啦……不呀……」

秃 （臉色漸變，眼睛已經閉上了……）

金 小禿子！小禿子！

秃 （緩緩地仰起頭，用力睜開眼。低聲）……金花兒姑
娘……我……不要……媳婦……了……

(死，鑼從手上墜下。)

金 (慢慢地放下小禿子) 小禿子，金花兒姑娘佩服你，你，你好好地去吧！等一會，我再來唱歌給你聽！

(機關槍聲急，近。鬼子離岸不遠了；砲聲漸稀，槍聲密。兵上岸了。她趕忙跑進去領了一批男女出來，手裏拿着一面白旗，都跪在台中，都垂着頭。)

(一個日本兵上岸。探探頭，東張西望地，拿着槍走過來，又是一個日本兵同樣地所謂搜索前進。他們發現了金花兒，他們喝了一聲：「喂！支那豬！」她一聲不響。兩個日本鬼子莫明其妙，做做手勢。又上來幾個日本兵。大家議論紛紛。)

(日軍官上來，朝金花兒望望，也莫明其妙。)

(他慢慢地走近金花兒。瞧瞧她，不動，摸摸她，不動，拉她，她跟着起來。)

軍官 喂，女人，你幹什麼的？

金 我代表煙草港三千老百姓來歡迎你的！(邊說邊彎下腰，一個四十五度的鞠躬。乘彎腰，拔出刀。一刀，跟着「歡迎你的」那個「的」字，刀刺進他的胸膛。)

(日軍官來不及反抗，飲刃而倒。日兵來不及救護，

只「嘭」「嘭」幾槍，跑回去了。）

（金花兒中了槍，狂笑倒地。）

（全場燈黑，槍砲聲，喊殺聲，肉搏聲，一陣大亂。）

燈亮——

（田老八追逐着兩個日本鬼子，一刀砍死一個，其餘的一個想抱頭鼠竄，也被田老八殺死。）

田 （狂叫）我賺了一個！

（冷不防又有一個日本兵從後邊刺他一刀。他忍痛反手一刀，也給砍倒。）

田 （狂笑）我賺了兩個！哈哈！

（燈滅，又一陣喊殺聲，肉搏聲。）

燈亮——

（日兵尸橫遍野。李七爺腳踏一鬼子，手揪一鬼子，一手舉大斧。）

（田老八滿身血污，一手揪一個鬼子。）

（余老大也受了傷，舉着馬刀，站在堤上。）

（小海怪舉着自衛軍的大旗站在老大身後。）

（羣衆都滿身血污地舉着刀槍。）

余 弟兄們，煙葦港是我們的！

(全台光明，天幕上全紅。歌聲大起：)

「烟葦港是我們的！

是我們的！

腦袋頂着大砲！

胳膊擋着飛機！

不靠天，不求神，

全仗自己救自己！

烟葦港是我們的，

用自己的血肉，

保衛自己的土地！

天不可靠，神是假的，

只有自己救自己！

烟葦港是我們的！

是我們的！

(幕徐落)

廿九，元，廿五改作

F調 4/4

漁 民 歌

洗 羣詞
張清泉曲

(「炳羣港」插曲之一)

$\dot{1}$ $\dot{2}$ $\dot{3}$ $\dot{4}$ $\dot{5}$ $\dot{6}$ $\dot{7}$ $\dot{8}$ $\dot{9}$ $\dot{10}$ $\dot{11}$ $\dot{12}$ $\dot{13}$ $\dot{14}$ $\dot{15}$ $\dot{16}$ $\dot{17}$ $\dot{18}$ $\dot{19}$ $\dot{20}$ $\dot{21}$ $\dot{22}$ $\dot{23}$ $\dot{24}$ $\dot{25}$ $\dot{26}$ $\dot{27}$ $\dot{28}$ $\dot{29}$ $\dot{30}$ $\dot{31}$ $\dot{32}$ $\dot{33}$ $\dot{34}$ $\dot{35}$ $\dot{36}$ $\dot{37}$ $\dot{38}$ $\dot{39}$ $\dot{40}$ $\dot{41}$ $\dot{42}$ $\dot{43}$ $\dot{44}$ $\dot{45}$ $\dot{46}$ $\dot{47}$ $\dot{48}$ $\dot{49}$ $\dot{50}$ $\dot{51}$ $\dot{52}$ $\dot{53}$ $\dot{54}$ $\dot{55}$ $\dot{56}$ $\dot{57}$ $\dot{58}$ $\dot{59}$ $\dot{60}$ $\dot{61}$ $\dot{62}$ $\dot{63}$ $\dot{64}$ $\dot{65}$ $\dot{66}$ $\dot{67}$ $\dot{68}$ $\dot{69}$ $\dot{70}$ $\dot{71}$ $\dot{72}$ $\dot{73}$ $\dot{74}$ $\dot{75}$ $\dot{76}$ $\dot{77}$ $\dot{78}$ $\dot{79}$ $\dot{80}$ $\dot{81}$ $\dot{82}$ $\dot{83}$ $\dot{84}$ $\dot{85}$ $\dot{86}$ $\dot{87}$ $\dot{88}$ $\dot{89}$ $\dot{90}$ $\dot{91}$ $\dot{92}$ $\dot{93}$ $\dot{94}$ $\dot{95}$ $\dot{96}$ $\dot{97}$ $\dot{98}$ $\dot{99}$ $\dot{100}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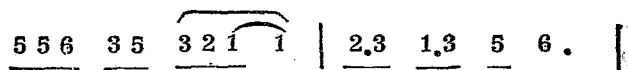
早 打 魚， 晚 打 魚， 打 魚 的 漢 子 真 辛 苦！
 早 高 梁， 晚 紹 興， 打 魚 的 漢 子 沒 良 心！
 覺 也 睡 不 好， 酒 也 喝 不 足， 媳 婦 整 天 還 要 嚼 嘴 咕！
 今 天 喝 八 兩， 明 天 灌 一 斤， 還 要 把 媳 婦 不 當 人！
 你 別 吵， 你 別 鬧， 老 天 做 事 很 公 道。
 魚 兒 換 了 錢， 燒 酒 喝 個 飽， 媳 婦 也 分 件 花 棉 襖！

C調 4/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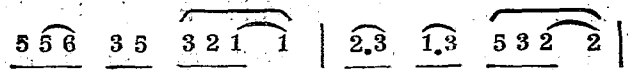
小 禿 子

洗 墨詞
洗星海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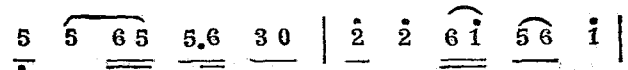
(「烟葦港」插曲之二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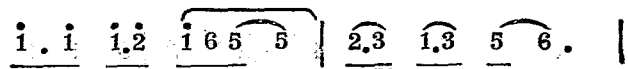
小禿子 今年 嚟! 二呀 二十 五 啊!
小禿子 乖乖 嚟! 別呀 別叫 苦 啊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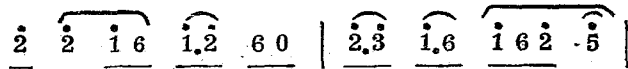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 還沒 啲 娶 媳 婦!
腦袋 好似 啲 光 葫 蘆!



夜 晚 上床 啦, 冰 呀 冰 冰 冷,
再 過 十年 啦, 不 呀 不 長 毛,



衣 裳 破了 啲 沒 人 補!
一 生 一世 啲 沒 媳 婦!



衣 裳 破了 啲, 沒 人 補!
一 生 一世 啲, 沒 媳 婦!

G調 2/4

煙 葦 港

洗 羣詞
統星海曲

(主題歌)

5. 5. 6. 5. | 3. 2. 1. 5. | 3. 2. 1. | 6. 1. 2. 1. |
 煙 葦 港 是 我 們 的, 是 我 們 的, 腦 袋
 3. 3. 1. 2. | 3. ——— | 6. 1. 2. 1. | 3. 2. 3. 1. |
 頂 住 大 砲, 路 膊, 當 住 飛
 2. ——— | 3. 3. 3. 0 | 2. 1. 6. 0 | 5. 6. 3. 2. |
 機; 不 靠 天, 不 求 神, 全 仗 自 己
 3. 5. | 1. ——— | 5. 5. 6. 5. | 3. 2. 1. 2. |
 求 自 己。 煙 葦 港 是 我 們 的, 用
 3. 1. 2. | 3. 2. 5. | 6. 5. | 3. 5. 3. 2. 3. |
 自 己 的 血 肉 保 衛 自 己 的 土
 5. ——— | 6. 1. | 4. 4. | 2. 1. |
 地。 天 不 可 靠, 神 是
 3. 5. | 1. 1. 3. 3. | 2. 3. | 1. ——— |
 假 的, 只 有 自 己 救 自 己。
 5. 5. 6. 5. | 3. 2. 1. 3. | 5. 6. 3. 2. | 5. 1. |
 煙 葦 港 是 我 們 的, 是 我 們 的, 的。

後 記

「烟草港」這個劇本的出版，這已經是第二次了。

頭一次是在東戰場，負責印刷和發行的是一家報館。那家報館對於印刷劇本和發行書籍都不十分內行；從交稿到印成，拖延了半年的時間，結果只印出了幾百本就把版給拆了。這花費半年的時間印出的幾百本，又因為無人料理發行事務，沒有交給書店賣；有的當贈品送了朋友，有的不知去向了。

因此，這頭一次出版，結果同沒有出一樣。

寫信問我們要這個劇本的朋友很多。他們，有的是聽說我寫了這麼一個戲，想要一本去看看；有的是聽說這個劇本出版了，想買去作為上演的腳本。對於這些問我要劇本的朋友，我一直懷着很深的歉意；因為，除了一份底稿還在我身邊，印出的那一批，我早就買不到手了。朋友們不大清楚這其中的情形，肯原諒我的很少。

很偶然地，在桂林找到了一個出版的機會。為了彌補朋友們的和我的共同的遺憾，我決定把這個劇本重新印

出來。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希望能供給各地工作同志採用。

第二次出版的動機在此。恐怕有人誤會，在後記中首先提出聲明。

付印前，劇本曾經詳細修正過。特別是「周校長」那個角色，改動得很利害。這些修正和改動，一方面是根據歷次上演的經驗，另一方面却是接受了幾位好友的建議。我自己認為修正本比初稿好些。

在後記中應該提出聲明的，這是第二點。

最後，我應該謝謝林路兄，沒有他的鼓勵和協助，這個劇本的第二次出版是不易實現的！

廿九，三，九。在桂林。

4565

2324 8418H
1.1465

煙 葦 港

1940年6月初版

1——3000冊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• 實價五角 •

著 作 者：洗 羣

刊 行 著：六 藝 書 店

桂林郵箱143號

封面



\$0.40

1910